

0206.

創作小說選



目次

第一輯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職業(蕭軍)..... | 一 |
| 縣長家庭(丁玲)..... | 三五 |
| 新生(張天翼)..... | 五六 |
| 藝術幹事(沙汀)..... | 九六 |
| 回家後(艾蕪)..... | 一一八 |

第二輯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槍(劉白羽)..... | 一三九 |
| 姐姐(聶紺弩)..... | 一六七 |

創 作 小 說 選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某日(吳組緝)····· | 一九六 |
| 麻雀(立波)····· | 二二三 |
| 至尊(谷斯範)····· | 二三六 |

職業

軍

噲噲着，使下巴儘可能埋向外套的領子裏；同時把帽子拉了又拉，企圖要兩個耳上沿一齊插向裏面去。這却沒能夠，頭髮太長了，所有帽子的餘閒全被佔了去，也只好這樣，讓他們同鼻子一樣吧，先露在外邊。

在我每次出去，這是全要照樣準備的。看守宿舍的老頭子，他也是每天照樣站在我的近邊——大約總是一般地遠近——倚着門邊的一張牀，樣子像在監察着我，但可不是。一直等到我準備好了一切，他總是照例說這樣的話：

「李先生，請早去早回來，天太冷！開門閉戶不容易啊！」

1
他用手揩拭鬚上的鼻涕，有時候也用衣角拭擦自己不斷流淚的眼睛。我呢，我也知道這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所以每天總是抱歉的向他說：

「老頭，真對不起你，等着我有了職業就好了。我一定……」
 一定怎樣呢？始終也沒作過結語。接着總是「一定」幾聲不能遏止的嗚嗽。好在，老頭子也從沒問過這「一定」後面應該埋些什麼。看樣子連想似乎他也沒想過。

「好啦，等他們全回來你就安心睡吧！今晚上我也許不回來；要回來就早回來！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……」

好容易使嗚嗽停止下，而後向老頭子作了一個通常的手勢，要他關好了門。老頭子今天卻沒有照着作。還是呆板的立在原地方。那張沒有表情，充滿褶皺的臉却照着燈光轉了向。

我回頭看他，他在用手抹着鬍子說：

「聽見嗎？沒有事就早點回來呀！屋裏怎也比街上暖和多了。嚶！年青的人，身板就是這樣不濟……」

老頭子的說話，我沒有回答。也不能回答。回答也沒有什麼必要。這話，和從前門縫裏射出來的燈光一樣，很快在我的背後消沒了——也是在在我的記憶裏。

大門位置臨着「砲隊大街」的盡頭，方向向東。這裏所說的門，是沒有門扇的。祇

是三根本方架成，樣子像日本神社的牌坊。不過這是常有被風吹倒的危險呢！

一走出院子的範圍，從松花江上——江與這條街組成了字形的關係——掃過來的西北風，很快就能把你的每顆毛孔吹透！手在兩隻衣袋裏，緊緊攏攢着。衣袋裏本來就空着的，這時候好像更曠大一點，拳頭孤另的懸在裏面，實在不調協——一種惡心像要嘔吐，勉強遏止着，可是嗓子又開始騷動——眼睛爲了剛才噲嗽激出的淚水還沒有乾，新的淚水又開始出現了。鬧得看路也有點朦朧。睫毛怕是要黏凍在一起。眼睛也不敢闔一闔，新的噲嗽迫脅着我，不得不暫時蹲下身子。這樣可減了些江風吹打的面積。待到把應該嘔吐的東西嘔吐出來以後，用衣袖拭一拭企圖要黏結的淚水……這樣站起來，還沒等待身子恢復到直立的程度，新的惡心，新的噲嗽又重新開始！一直立起蹲下鬧了這樣五次，到額上沁出一些汗的時候，纔算安甯一點。於是才踏着新落過雪的大街，再向H君住處進發。

不同的，今天走路的腿也有點兩樣了：輕快，有力……吱喳收喳……雪被鞋底碾軋的聲音，也響亮了許多。這是一年來心裏從來沒有過的充實和安甯。我想着，見了H君先不要向他說我已經找到了職業。最好先使他猜，猜我有了什麼幸運的事情，並且應該

和他打個小賭，他輸了，然後再給他。這樣他一定要更高興吧？是的，進門我一定要裝作意外的樣子，和平日完全不同，使他吃驚，吃驚得放下他的筆桿來詢問我。他的眼睛一定要閃光……他可以拿這故事做題材，寫一篇很好的小說，賣了錢那一定要請我吃很好的東西啦……他也曾很關心過我的職業……

路途的距離並不算近，至少也有三里左右的光景。如果在每天走起來還怕不止這個數目。這里的路燈不如「中央大街」那樣繁多，也沒有大商店，雖然在街角也有些賣紙煙的店舖，或是小酒館等類……實在他們並不肯浪費了電力，同大商店那樣來照耀當街。吝嗇得連門燈全沒一盞。有的從窗子透出一點光亮，那還要經過塗滿蒸汽和沒有解冰的玻璃。在我還有錢的時候，不，那是說在我還有職業的時候，也常常到這些小店舖裏買些什麼，如胰子，牙粉一類的東西。還有時也到那個小酒館裏喝半盃酒，吃一片灌腸。那裏面的酒客，多半是「露西亞」的浪人，老年的乞丐，「吉卜賽」女人，沒有到成年就吸食「海羅英」變得蒼白細瘦的孩子們……他們幾乎全數要藉了買一盞或半盞燒酒的顧客的資格，在那裏取暖到半夜。如果較闊氣的酒客多些呢，他們就要被店主人暫時請出去，到街上或是什麼地方走一走，不必耽心，這時間總不會隔很久的，他們會

一個也不缺少的重新返回來。喝了酒他們也有精神唱歌，腳打着地板響出咚咚……的聲音。這樣一直要挨到酒館宣布閉店的時候。在門外他們還互相打着招呼，才分頭跑去。至於他們全跑向那裏去呢？這我却從來沒想詢問過。不過那時我是有很溫暖的寄宿舍，與現在住的完全兩樣——也沒有那樣一個老頭子——但也常常在那裏一直留到半夜纔回來。

這是去年冬天的事了。現在那個酒館還是照樣，窗上閃出近乎焦黃的燈光，人影也還是來回的走動。就是那個大個子，生着絡腮鬍子的酒館掌櫃，並且也還清楚記得。每次去他總是和我握手——那時我有職業，知道嗎？我的樣子在那酒館裏，已經夠得上闊氣了。雖然僅是每月三十元錢的書記，並且每次祇喝半盃酒，吃一兩片灌腸，有時也吃個肉包子，喝一盃茶……不過從來沒吃過一次午飯。可是無論那酒館客人上得怎樣多，我却一回也沒被請出過。那時我真是幸福的呢！不知道現在是否還能夠享到這樣優待權利？自從沒了職業後，連一次也沒去。那酒盃，灌腸……生疏了啊！這是一年前的事了，大約總能有一年？

喝酒並不是我所愛好的，在有職業的時候，每月還要到醫生那裏去檢查一次，照例

他要說：「多休息，不要喝酒；也不要吃煙，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，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……」檢查完了照例也就給他三元錢。這樣我在三十元薪水中，每月總要抽出十分之一去看醫生。有時候他也給我開些滋補藥品的名字，什麼「魚肝油」一類的東西也吃過兩瓶。後來我覺得這真是太麻煩，從他那裏出來便順手將那洋文寫得蠻漂亮的處方撕成細碎，不負責任地拋開牠。最終簡直就不再去檢查了，把省下來的檢查費，便零碎在這個酒館裏來消費了罷，那時我想：醫生爲什麼會說這些浪費的話呢？我祇問問他最近能不能死，或是怎樣就完了。休息和我有什麼相干？他許是不知我這類人，休息就會挨餓的嗎？後來我知道是自己錯怪了醫生。醫生爲了他的職業，只要遇到生着我這一類病的人他便應該這樣說：「多休息，不要喝酒；也不要吃煙，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，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……」

這也是一年多了，沒經過他的檢查。不知道程度進展得怎樣了，等着吧！我不是有職業了嗎？——今天是二十五——明天上班，就打算到一號這五天白幹，從一號總該有薪水的吧？那麼到月底要有三元錢多餘，還是應該到醫生那里檢查一下。常是這樣下去一定不行的啦！一定應該振作一下，至少該把病弄好了，再不要違背醫生的話才對。

不是這很年青的嗎？爲什麼讓老頭子笑話我呢？……見了H君一定也把這個計劃說給他……

江風，不再那樣苦苦的從我背後吹打了。已經快接近「中央大街」的中端。只要轉過街角不到幾十步，至多也不能超過百步，就是H君的住所。那個青年管門人是熟識我的，他不拒絕給我開門吧？夜還不能算深。

「喊！請你把門開開，我要到H君家裏去。」

「這時候還串門嗎？」管門人全部臉和嘴巴被帽子和大氅的皮領快侵占完了。祇留着兩隻眼睛，一隻鼻子和一張說話的嘴。皮領上深深凝結着白色的霜，他好半天才把門弄開。我的嗆嗽又重新開始。同時爲了管門人的皮領和帽子的引誘，自己的耳朵和鼻子也似乎恢復了感覺。因爲疼痛得難堪，便頻頻踏動我的腳。

「要走就早些走啊！太晚了是沒人給開門的。我們主人有命令，年頭太亂，好人壞人不容易分辨……」

「曖曖」我答應着，同時想這傢伙爲什麼今天這樣不和氣呢？H君得罪了他嗎？H君住在這樣房主人的院子裏實在不相宜。他的朋友多半是窮的。我想着，反正明天我就

算有職業的人，少來兩次吧！不要使H君爲難。

H君的住所我怕比自己住的地方還熟悉，只要將那扇門把手一拉，門木角就會擦着磚地響出啞啞的聲音來。我每次總要把腳底的泥土或堆積雪擦留在外面，省得使H君的女人擦地板時費力。今天呢，却顧不到這些了，耳朵和鼻子實在凍得有點兩樣，就連鞋底黏的「雪釘」也顧不得弄下。

二

屋裏畢竟不同外面哪！過去好像是生活在兩個季節的世界裏。

他們還是同平常一樣，住在這個盒子式的小房裏。H君的女人給我一盃茶。H君不在家。起始我的臉以及鼻子，耳朵……燃燒得傷心一般疼痛，加上無停止的嗆嗽，把什麼全忘了。路上所想的有趣的事情……甚至H君的女人問我什麼話也全忽略了。

我剛安下心喝了一口茶，接連身上起了幾個寒噤，H君回來了，領口也結滿着白霜。

「冷！」一進門他叫着。「啊！還是你呀？」他抓過我的手，我很快的抽回來，他

發見自己的手套沒除下，明白了我把手抽回來的理由了。於是他拍打着自己兩隻反面手套說：「冷得和鐵一樣哩！」

暫時大家全喝茶，先不說話。同時我在想，該怎樣說給他們我有了職業呢？第一個計劃應該算失敗。

「我有職業了！」

「你嗎？真的？」H君起初真如我所想的，眼睛格外光亮了一刻，可是接着他的眼睛便垂視到兩隻手捧在胸前的茶盆子裏，藉便喝了一口茶，嘴角嚴緊了一下。

「什麼職業？還是書記？」這是H君的女人問的。

「當然啦！除開這個還能有什麼職業給他？還用問？」H君好像不高興我做書記一樣，代作了個回答。

「每月多少薪水？」這還是H君女人問的。

「還沒規定數目——」我說。

「至多是二十元錢！」H君說得很確定，在我心裏却是把握到三十元：十元寄家，十元吃飯，另外十元可以每月檢查一次病，餘下的隨使用，偶爾再到那小酒館喝半盃

酒，多吃一片灌腸也是無妨礙的。大個子有絡腮鬍子的掌櫃一定還是那樣親切；看宿舍的老頭子也應該給他一塊錢了……

「這總比長年失業要強些了！」H君的女人帶着安慰的口氣這樣說。H君這次却把手裏的水盃子沉重的放在桌子上，盃子裏的水幾乎濺到外面，憤慨的說：

「爲了二三十元錢就把一個人活埋葬了？」我問H君的女人全不知道他這話是怎樣的來由。全默着，H君接着說：「他……病着……到這樣程度，還得工作……『抄寫』對於你的病最不適宜的，知道嗎？這還不是活埋，是什麼？」

我的嗆嗽鬧起來了。屋子裏暫時是被我的嗆嗽充塞住。

長時間我們喝茶，不交談。

窗外面有人在說話，聽出是管門人的聲音。他用手指敲着窗上的玻璃說：

「H先生，你的朋友還不走嗎？十點多了。」

我伸手取我的帽子說：「我要回去，明天還要去上班。」H君却攔住我。他說外面太冷，同時他回答管門人：

「鎖你的門吧！我的朋友今夜不走了——爲甚麼近來總是這樣麻煩呢？」

我想着那時的江風、雪、老頭子……

「住下嗎？」管門人一半是遊戲一半是認真強調着聲音接了說：「住下？」

「住下的——」

「我們老爺有過命令……年頭不好……人是不保準的。」管門人嘴裏咕囔着走了。
H君還是接近的挺立在窗口，半晌屏止着呼吸。我把他拖到桌子邊坐下說：

「還是我走吧？」

「不——這些仗主子權勢的狗頭們！常是這樣麻煩人。」H君狠狠罵了一句。這罵對於我似乎也感到一點痛快。

「近來的戶口實在太嚴呢！這難怪他們有錢的人。」我想解消H君的氣忿，說着。
「嚴！嚴就該凍死活人麼？」H君從氣忿轉到了嘆息。這樣H君的女人也在內交溶的發揮了一些不必要的議論。我也就決定當真的住下了。

祇有一張床，還是那樣的狹窄。平常睡他們兩個人看來也不會有富餘。接着我們便開始討論這睡的問題。H君主張他們在地板上睡，讓我在床上。理由是因爲我有病！這理由當然不能成立了。H君的女人一樣也是半病的身子，一遇涼會馬上就復發。至於我

呢，是流浪睡宿慣了的人，什麼地方總是相宜的。我的主張還是他們照舊躺睡，只要給我什麼墊身子的就完了。反正有壁爐，就睡在壁爐的下面，再加上我的外套，已是萬分的相宜。我和H君爭執着，H君的女人只是笑，她沒有主張。最終還是仍然從了我，他們把兩條被子抽給我一條，那小鐵床的背脊，馬上就消瘦下去。

就這樣每人都蓋了自己的外套睡着。

噲嗽此刻好像被遺忘了樣，已經許久沒出現。我仰臥着身子，用一隻手反覆的，反覆的……撫摸着壁爐的腳；眼睛睜大的釘視着對面滿發蒼白的窗口；心裏感到一種稀有的安甯。

聽到了H君和他女人的鼾聲了，想來他們日間太累，這時候正應該休息一下。自己盼望自己的噲嗽不要再鬧起來纔好。

這裏不如我住的地方安甯，這般時候還能聽見大街方面的騷音。我想着宿舍裏那些不同的人們該回去了吧？噴着酒臭，咬着低級的香烟……講談着奇妙的故事……今夜他們一定要高興，我的噲嗽不會再擾害他們的談話和安睡。現在應該正是他們爭辯得最利害的時間了。那個掃街的禿頭，又該唱起小曲子來……還有……也是我噲嗽得最起勁的



時候——想到這，喉嚨裏像有什麼活的小東西在開始搔爬。不敢移動，輕輕將撫摸壁爐脚的那隻手掩了嘴巴，這樣即使嗆嗽起來也不會有多大的響聲發出，床上睡着的人也不至於驚醒。那一定夠累了，不然怎能睡得如此香甜？如果職業順手——總不至像H君料到那個數目——必須要到醫生那裏去檢查，病漸漸好起來，夜間睡眠一定我也能這樣香甜的啦——嗆嗽輕輕震蕩了幾下，便像遭到碰壁的獸一樣回去了。

剛剛有點朦朧，一切意念也完全隨着朦朧……大門外連有汽車啾啾響叫，又像已經停了的樣子。可是並沒聽撤喇叭。我疑心這又許是什麼「夜間檢查」吧？在我的宿舍裏日本憲兵協同管區的警察，還有手裏抓着手槍的暗探們……時常去檢查。情形和這很相像，汽車也祇是啾啾地響，就是不撤喇叭……不過時間還應該比這晚一點。我想喚醒H君，使他準備準備，可有什麼容易惹禍的東西露在外面。如不穩當的小說和文章底稿之類。

還不待叫醒H君，我的嗆嗽却醒起來。等到把嘔吐的東西吐過了之後，嗆嗽也斷了下去。啾啾響的聲音已經聽不到，有的祇是女人的說笑，和很雜沓的脚步響。我有點安心，這許不是什麼日本憲兵夜間檢查了，多半是房東的女兒們從什麼場所才回來。H君

的房東女兒們，我是常常見的，衣服穿的全很出色！

那面的房門距H君的窗口並不遠，大約十幾步。我聽清那個管門人正在門口向他的主人們報告我在H君房裏住宿的事，還在附加的說：

「那個人穿得很不整齊，看樣子……」

「你告訴H先生一聲，就說我說的，警察應有命令，年頭太雜，誰也不敢保管誰……他的朋友要是非住在這裡不可，講不了我就得掛電話，叫他們分所來個人檢過了再說。當然日本憲兵也得通知一聲……」門響着，隨着女人們的笑聲也被門闔了進去。但隱隱地隱隱地笑聲卻沒有斷絕。

這次看門人手指敲打玻璃比前次響了一點。

「什麼事？」H君大約也在汽車哐哐叫着的時候醒轉的。可是依然還在躺着的样子，說話的聲音很沙澀；我在暗中尋找自己的帽子，外套早已穿停當。

「我們老爺說，警察廳最近的命令，日本憲兵也有，年頭太雜，誰也不敢保誰……您的朋友……還在這裡住下嗎？」

他說到這裏時，我已經將電燈的關揆扭開。H君看見我去開門，他跳下來扭住我的